

我的外婆

楊勁松

外婆名叫何鳳英，不能生育，收養了一男一女，女孩便是我的母親。母親的生母名叫陳桂英，我便有了兩位外婆。陳姓外婆本是富家女，生有四個子女，何姓外婆原本是陳家的夥計。一九四九年後，陳家衰落，何姓外婆夫婦成為新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兩個外婆同在一個小鎮，我的母親就成了兩個階層的兩位外婆的媒介，我從小也就集兩位外婆的寵愛。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放假我就去了南京姐姐家，從南通到南京的長途汽車要坐近六個小時，剛落腳就接到父親的電話說外婆去世了，快回來。那時電話還不及，父親說完這句就掛了電話。我和姐姐立刻再坐車返回，又是六小時的烈日灼心，路上我們在猜是哪個外婆走了。陳姓外婆年長於何姓，守寡多年，曾隨母親的親弟弟在農村插隊幹農活兒，返城後生活辛勞；何姓外婆衣食無憂，天天幾圈麻將，那時《上海灘》等港劇進入內地，她一直在文化宮錄像廳追看，我去南京那天，她還給了我五十元中考的獎勵，笑着說《再向虎山行》大結局你到南京看不到了。

沒想到走的卻是何姓外婆，酷暑中她突發腦溢血，走時才六十九歲。現在我的父母每天服用阿士匹靈時常嘮叨，三十年前若懂養生，何姓外婆也就不會那麼早走了。我的陳姓外婆一直幫小舅舅帶孫子，晚年勞作，直到一九九六年辭世，享年九十歲。

生命特寫

我又不煩。意思是：抓住重點，並且簡單清楚表達。反過來，如果東拉西扯嘮叨，講來講去不知講什麼，就是「煩」。遇上煩人，一個都嫌多。抓重點，是頭腦；清楚表達，是口才，能兩者兼備的人，畢竟不多。也許自己也是煩人，但千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去煩別人。

最近遇上個煩人，一天打五次電話來家，從早上吃幾個蛋，到買什麼股票，到自誇身體有多強壯，總之抓住話筒不放。都是些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零星瑣碎事，幹嘛要我花時間去注意？

跟他認識不久，他常提供一些購物常識之類，覺得頗實用，就把家裡電話號碼給了他，誰知他漸漸熱絡到每天甚至每小時都來電，才知遇上了個病人。一個自大狂，覺得自己認為重要的事，別人也應該重視，如果你表示反對，或給他點忠告，他就會大發脾氣。他極其孤單，離了婚，女兒也離家不跟他聯絡。他獨居，很想找人談話。起初是看他熱情待人，陪他講講話。現在懂了，那麼愛說話的人，怎會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忽然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他不但自大，還是個控制狂，偏執狂，當人不遂他意，就變得語氣粗暴，命令人完全依照他的話執行。

於是我開始不太願意再聽他電話。以前他的朋友，大概都是同樣理由，一個一個離開他。他無奈地留下電話錄音，表達出哀傷和失望。又有點同情他了。

這考驗人的忍耐和愛心。大家都那麼忙，哪有空傾聽別人的心情？除非為了幫助他。

這樣的人，絕對不會接受心理輔導，要幫助也不容易。

文藝中年

生命特寫

文藝中年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

生命特寫